

M A S K

面具女郎

G I R L

东方出版中心

俞梁波——著

面具女郎

M A S K
G I R L

俞梁波

著

東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面具女郎 / 俞梁波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18.7

ISBN 978-7-5473-1306-0

I. ①面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24287 号

面具女郎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(021)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mm×1240mm 1/32

字 数: 226 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1306-0

定 价: 39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	父亲的脸·····	3
第二章	潮湿的母亲·····	35
第三章	不是悲剧·····	63
第四章	妹妹,或者乌黑的河·····	89
第五章	罗英其人·····	115
第六章	残缺与交易·····	131
第七章	离奇案件·····	153
第八章	那个人叫刘原·····	195
第九章	小米·····	231
第十章	昆虫的最后结局·····	255

梦一：

很多年后的一天，一个白发苍苍的女人站在一条大河边。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。路过她身边的人听到她在自言自语地说，他会回来的，不是今天，就是明天。

太阳落山了，她依旧站着，一直站到了天黑。

有只铁壳船过来了，有个男人坐在船头吸烟，他身边的孩子朝着远处大喊：“喂……”

“喂……”

孩子闭上嘴后惊奇地发现河边的女人泪流满面，她也在喊：“喂……”

那个女人是我。

第一章 父亲的脸

“你是谁？”

她像条鱼一样从床上跳了起来。周遭漆黑。这个声音已经远去。她从卧室出来，走到客厅。她仰脖将一杯凉水全部灌下，透心的凉。她打了一个寒噤。身体像一个容器，睡衣裹着她。她把手上的空玻璃杯放到青色的桌面，嘴角的一颗水珠恰好掉下，溅在桌面的三只杯子上。每只杯子都缺了一个口，像是被谁咬过一口。她把手中的杯子排在三只杯子中间，不一样的阴影。

四只杯子。

它们像一家人。她落寞地看着杯子，壁灯柔和的光布纹般贴在杯子上，映着她鲜红的唇。所有的灯都亮了。她整个人倒在了沙发上，之后点了一根烟。她使劲地扳指甲，剧痛；她用劲拧脸，撕裂般痛。她把香烟摁灭了。她用手拭去额头新冒出的冷冰的汗，然后从沙发旁的茶几柜里扯了一张纸巾擦手，手指麻木地发出不连贯的响声。指甲锃亮又锃亮。当她把濡湿成一团的纸巾准确无误丢进绿色垃圾筒时，觉得有个巨大的声音穿透时空，似在逼问她——“你是谁？”

她慌忙地回头。

她看见了父亲。父亲的躯干像是扎根于墙壁的内部，无法再现，只露出脸，像个巨大的印章。墙壁是一抹寒冷的白，脸却是冒着热气的红，相当醒目，像某日在某地看过的一幅招贴画。

她恍惚地说：“父亲，是你吗？”

父亲点点头。他的头发有些凌乱，仿佛被一阵乱头风袭击。

“父亲，你又在这样逼问我？”在她的瞳孔里，父亲的脸快速收拢，流动成一个巨大的问号。

大片的暗红。

她疲倦地滑下了沙发，坐在地上的她垂着头说：“你总是这样。父亲。”

父亲的脸在她的印象中就是这样固执的暗红色，仿佛世界上就剩下这么一种颜色。单调得令人想哭。父亲每次走出盖着灰瓦的低矮锅炉房，脸上升腾的是烟与水，跟在他身后的也是烟与水，持久不消，它们像金银匠一样精雕细琢打造他的脸的外观；它们散发着一股如同米饭香的气味，他走动的时候，那股气味不断被他踩在脚下，但它们生生不息，总是越过他的身体在他的头顶上方盘旋。

父亲 16 岁便开始在锅炉房干活，他烧锅炉。高耸的锅炉吃进煤，然后吐出许多烟，在空中妖艳地舞动。如果遇上大风天，那烟就成了传奇。它们拉下细碎的渣。父亲是锅炉忠诚的保卫者。师傅拍着他的肩说：“工作不分贵贱，岗位不在上下，锅炉关系着全厂，德贵你要好好干。”这句话是师傅酒醉之后说的。说完这句话，师傅就躺倒在地上了，两腿伸得笔直，头歪向右边，嘴里还流淌着酒液。一条狗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而来。如果那个晚上没有白德贵有力地挥动手臂，师傅肯定会被这条狗咬得面目全非。他嘴里除了流淌的酒液，还有肉末。

师傅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上午，师娘肿着一张脸跑来，白德贵正在给师傅擦脸。师傅一副满足的样子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叫着：“德贵，你好，好。”师娘将捂脸的手放了下来，走过来拧住了师傅的耳朵。她好像用足了一辈子的劲道，师傅咧大嘴站了起来。他们“哎哟、哎哟”地走了。白德贵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用毛巾擦一下

自己的脸。毛巾上还有酒的味道。

几年后,师傅变得特别奇怪,臂和腿骨瘦如柴,像腌制的怪异的香肠似的,肚子却是鼓胀的,好像倒扣了一口锅。师傅躺在床上,有气无力地呻吟。师娘脸上的肉挤在一起,使得她的眼睛成了一条缝。她的肚子却显得平坦,腹部的那些肉好像流淌到脸上去了。师傅已是肝癌晚期,他哼哼哈哈地说:“德贵,医生说最多半年。”他接着抚摸了一下肚子,又说道:“我现在知道肝腹水是什么东西了,它们迟早会要了我的命。”一个月后,师傅就咽气了。师傅一直没有合上双眼,尽管他的一只眼睛已经瞎了。据说被师娘筷子插了。白德贵知道师傅还有一件事未了,那就是一本高级锅炉工证书。师傅说过,有一天他死的时候,一定把那本迟来的证书丢进锅炉里,化成灰,伴随他一块儿走。他念念不忘这本证书。师傅说,周边六个厂,共有八个锅炉房,但只有他一个人有高级锅炉工证书。那时候,这世界上还没有办假证的,也还没有人想到用假证可以改变人生。

这本迟来的证书显得尤其珍贵,比师傅的命还珍贵。这本证书的样子很普通,厂人事科的干事将证书拿来的时候,漫不经心,好像这只是100本先进生产工作者证书中的一本。厂里每年会评上100位先进生产工作者。白德贵小心翼翼地接过证书,按照师傅嘱咐的那样,他洗净双手,在锅炉前磕了三个响头,然后将证书丢进红通通的炉肚内,瞬间成灰。他哭了。

父亲时常在热气腾腾中走来,像来自火星。他的脸上与裸露臂背上的汗像一颗颗圆荔枝。它们依恋般地缀连着。后来它们随着他身体的晃动,危险地滑动。烟与水一起在父亲的生活里来回地走动,永远不散。它们在父亲脸上拉出道道深浅不一的皱纹,还有半枯的白发。跟父亲同年进厂的学徒工有的当了车间主任,有的当了副厂长,有的离厂做了个体老板开起了桑塔纳,父亲还是一个在工厂人员花名册上最后一名的锅炉工。父亲走出锅炉房时总

要喝上一碗盐水。那只缺口、碗底结着黄垢的瓷碗里长年累月落着煤灰，盐水表面浮着一层浅黑，但他没有嫌弃过它，他吹一吹便一仰脖全喝下了。喝完盐水用沾着煤灰与汗液的手臂擦嘴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然后沿着一条长满杂草、堆着废铜烂铁的小路回家。

他走得很孤独。

烟与水把父亲的脸衬托出沉重与粗糙，就像父亲所在的工厂一样，这个成立于1958年的大集体企业在1990年已经不堪重负了，陈旧的设备，单一的产品，僵化的销售渠道，拖沓的管理，一些爱泡病号的关系户，几百个退休工人，几个拍着桌子骂娘的离休老干部。

锅炉房外面堆满运来的煤，一些马尾巴草从煤缝中钻出，接纳阳光承受雨露。一到盛夏，马尾巴草与烂头青一片接一片郁葱。它们的生命如此生动，以至这儿成了一个微型南方森林。

父亲每天提着一筐筐煤。他的双臂很有力，提筐的时候，整个人都鼓了起来。他一锹一锹地将煤送入锅炉的嘴。它很饥饿。合上炉门便会听见煤在尖叫与呐喊，有时甚至是怒吼。诚然，父亲不大的眼睛里只有锅炉，他要让它熊熊燃烧。看到煤渣细碎，看到炉火纯青，他会露出不引人注意的笑容。那是他烧锅炉的最高境界。这个境界是多年来修炼的结果。他没有师傅那样的证书，但是师傅生前就说过：“德贵，你烧锅炉的本事早就超过我了。”

锅炉房的东北角就是无数只热水瓶，父亲将它们灌满热水后，放在一辆推车上，等待老章头的到来。老章头身兼门卫和送水工。他比厂里的人提前半个小时上班，从锅炉房推着这些热水瓶，然后去办公楼的各个科室，将热水瓶放在门口。他每次来推车时，嘴里总是叼着一根烟。父亲似乎从来没有看到他用手夹烟。他嘴里叼着的烟的烟灰居然是直直的，好像永远不会掉下来似的。他不爱跟白德贵说话，每次推车的时候，目光里满是不屑。父亲看着他推着车走了，知道再过半个小时，他还会再来一趟。大概有400多只

热水瓶。老章头只负责办公楼的那些热水瓶，余下的热水瓶是各个车间的，他们来提水的人员是不固定的，今天是小王，明天就是老王了。他们偶尔走进锅炉房跟白德贵打个招呼。父亲微笑着，佝着腰。

上午九点左右，锅炉房就安静了，重新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小世界。父亲坐在锅炉房里，目光安静。他想一些心事，然后猜测老章头会不会走进他的锅炉房。那天是个雨天，穿着雨衣的老章头嘴里叼着烟走到了热水瓶边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走进了锅炉房。他嘴里的烟被雨水打湿了，但他并没有取下烟，而是选择站在锅炉旁。他瞪着白德贵，好像他不应该站在锅炉房里。他摸出打火机重新将烟点上的时候，身上的雨衣已经被烤得皱了起来，他并不在乎这件变形的雨衣。他重重地抽了一口烟，然后走了。父亲走到门口，发现老章头推着车走了，那一道烟在雨中瞬间消失了。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更没有争吵过。

后来，父亲想起了一件往事。

三年前，老章头来锅炉房推车，一只热水瓶的软木塞找不着了。他四处寻找，一无所获。父亲发现了那只软木塞，它滚落到了锅炉房的墙角，被一片树叶给遮蔽了。他捡起软木塞，刚想开口说话。老章头一阵风似的从他手里抢走了软木塞。他推着车走了。尽管老章头年纪超过五十岁了，但却是厂里的新职工。听说他在原来的厂里是个工会干部，负责发放劳保用品。他贪污了200双棉手套，50块毛巾，还有一箱肥皂。在被扫地出门前，他还做了一件事：烧了工会的账簿。据说他与这个厂的厂长当年曾经是老乡，他们同一个村的。他的名声早就坏了。他闷闷不乐，但是至少有了一份糊口的工作。只是，有一天父亲发现了老章头的一个秘密。他往厂长办公室的热水瓶里吐痰。父亲担心厂长因此会怪罪自己。他后来专门做了试验，发现一口痰在热水瓶里马上就化开了，就跟没有吐过痰似的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忧心忡忡。

往厂长办公室的热水瓶里吐痰成了老章头的习惯。他吐痰的时候，嘴里的烟依旧叼着，那口痰好像是从嘴的缝隙里不经意滑出来似的。如果不是父亲亲眼所见，他也不相信老章头居然有这个本事。老章头知道只有白德贵知道他的这个秘密，但是两人都不吭声，便也相安无事。直到有一天，厂长来到了锅炉房，他以安全检查的名义找父亲谈话，他说水里怎么会有红色的东西。其实那是血丝。老章头的痰里有血丝。厂长走了之后，就不再饮用锅炉房的开水了，而是从国外买来了一台饮水机。他只喝饮水机里的水，是一瓶瓶矿泉水倒进去的。老章头有些颓废。他后来就不来推车了，而是换成了另外一个人，那人的脸上长着一撮毛。

她曾经看到过父亲在锅炉边时脸的模样，是欢喜的，是舒展的。熊熊火苗把父亲的脸映照得清晰无比。她站在锅炉房的外面，听到了煤块燃烧发出的响声：“啪，啪啪，啪啪啪……”她借着耀眼的炉火看到父亲蹲着，把大半个身子倾向锅炉。锅炉像个巨人一样俯视父亲。锅炉上的一些仪表在飞快走动。在她的眼里，这个锅炉倒像是火箭，随时都会腾空而起。平常，她总是在放学之后来到锅炉房，星期天偶尔也会来，但好像有根绳子拴住她似的，她的脚步有些犹犹豫豫。到了锅炉房的门口，她总会转身看一下四周。那是张望，更是提防。她害怕那些调皮的孩子们会在她的背后偷袭。他们的手段五花八门，而且不计后果。有一回，他们中的一个用弹弓将老章头嘴里叼着的烟给射了下来。据说老章头大发雷霆，像疯了一样。他双手叉腰在宿舍区的楼下走来走去，骂骂咧咧。直到天黑之后才离去。他走得很缓慢，脚上戴着镣铐似的，每走一步，就骂一句。她并不害怕弹弓，她不像别的孩子，受了欺侮只会哭泣，她会像个疯子一样追，绝不罢休。她害怕的是他们突然在背后冒出来，然后骂：“武大郎，武大郎。”她那时就没有证据了，因为只要他们一合嘴，这些话语就烟消云散了。

父亲有时对着锅炉轻声叫唤，叫着母亲、妹妹还有她。他一遍

遍充满感情地轻声叫着。锅炉发出轻微的嗡嗡响声,似在回应他。他手中的铁锹把煤送进锅炉的嘴巴时,便轻声地叫一声,十分默契。他从来不叫自己。她站在锅炉外面感到热浪滚滚,她只有后退几步,当父亲对着锅炉叫到她的名字时,白丽便应了一声,但是父亲似乎没有听到。她只得放声大叫父亲。那一刻,父亲的整个身子颤抖了一下,煤块撒地上了;当父亲显得胆怯地转过身来,她便看到父亲满脸是汗,几乎无法寻到那双眼睛,嘴巴紧抿,仿佛根本没有发出过一点响动。他整个人是湿淋淋的。搭在父亲脖子上的那条毛巾也失去了本来的颜色,大块黄色的汗渍如同染上去似的。父亲看着她,相当手足无措,他脸上流着大股的汗水。她一直有个模棱两可的想法,那或许不仅仅是父亲的汗,还应该有眼泪。泪水也有颜色,那块毛巾有一半是泪水染黄的。因为在家里,父亲的脸从来不是这样的。多年以后,她突然想到了父亲脸部的秘密之一。当时她站在一个展览馆的一幅《父亲》的画像前。画面尤其突出的是父亲的脸。脸仿佛是泥土地,仿佛是岩石壁。那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民父亲的脸。唯一不同的是,父亲的脸沾着煤灰、嵌着煤灰,还有汗水流淌。脸在恍惚与交错。她突然抑制不住地流泪了。她在心里呼喊父亲。她掩面逃也似的出了展览馆。

沉默寡言的父亲一回到家便越加沉默寡言。他带着烟与水进家,家被这两股不可捉摸的气息围绕着、笼罩着,父亲走动的响声是沉闷的,那也许是因为他脚穿笨重黄牛皮鞋的缘故。父亲的脸上有一块经常像墙壁上不起眼的因长年漏雨而变成的斑黄,那是红色消退之后的情形。父亲无法用什么来掩护自己的脸,他的双手沾满了煤灰。父亲低头,因为低头可以让他的脸半隐半现。父亲从来没有高声地发过言,也没有高昂过头。在他的口袋里,是一些细小的煤粒,在他的指甲缝里,是乌黑的煤灰。

她躲在大门后,或倚在房门口,谨慎或大胆。事实上,她一直在默默无语偷窥父亲的脸,还有他因生活而显得佝偻的身体。父

亲的脸总是模糊多于清晰。她时常努力地睁大眼，像看一个她所不知的稀奇的景物。父亲的脸依旧隐在了那些从来不会散去的烟与水之中。他总是这样。父亲有一天如安睡一样闭上了眼睛，那或许是过于疲倦的结果。他的脸在那个时候呈现平静与洁白，仿佛是一个新生儿的脸庞，那些因岁月、因生活而出现的皱纹像面粉一样细腻。她高兴，她手舞足蹈，她站在房门口簌簌发抖。然而那只是她的一个幽幽梦境。

从她感知父亲的存在时起，就有种异常早熟似的怀疑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内心的怀疑越来越深。父亲的脸迥异于别的男人的脸。他们欢笑的时候，咧开嘴露出焦黄的牙齿与肉红色的牙床，烟渍集中在牙缝里，褐色的或者黑色的；他们粗鲁地大笑，胡子抖动，吐痰，或者夸张地做着表情，或者破口大骂女人与孩子。他们生气的时候脸上肌肉僵硬，像柿饼。父亲的脸遍布阴郁，像一块长年浸在冷水里的灰色石头。他的胡子似乎永远就这么长，像住在她们这幢楼里的一个女人的两道眉毛，她的眉毛稀疏，淡淡的，有人说这是短寿的症状。

她姓赵，所以有人叫她赵眉毛，其实是“找眉毛”。她身材矮小，却很壮实，声音也是宏亮的。她一头短发，有时候剪得跟男人一样短。如果站在她的身后，如果她不发出声音，很容易让人误认为她就是一个男人。她的手指很粗，据说力气也很大。她曾经有一次把她男人摁倒在地上，男人发出杀猪般的叫声。据来调解的厂政宣科老田说，那绝对是家庭暴力。只不过，赵眉毛是施暴者，她用她粗壮的手指和粗短的手臂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家暴。

赵眉毛的男人很瘦，仿佛这辈子就没有吃过一口肉似的。他有一次站在河边不停地摇晃，身体的上半部分开始倾斜，仿佛比萨斜塔，而他身边的赵眉毛纹丝不动。赵眉毛指着他道：“多大的风，你就跟杨柳似的，有个屁用？”赵眉毛的男人之所以会被挨打，那是

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。不是河边的错误，也不是床上的错误。他喜欢晚上蹲在楼道里。赵眉毛三番五次告诫他，不许摸黑蹲在楼道里。之前有女人向她告状了，说他这是想要流氓，还是想怎么的。赵眉毛是个聪明人，她知道这句话的分量。她第一次揪着男人的耳朵，第二次就变成摁在地上打了。

这一次家暴被女人们津津乐道。赵眉毛在女人堆里的地位直线上升，茶余饭后，她们喜欢谈论她。即使不谈论她，只要一听到她的声音，她们马上就会谈论她。赵眉毛喜欢她们谈论她，尤其是当她们说着她的那些“英雄壮举”时，她的眉毛就很舒服地松开了。她全身上下无比愉悦，简直跟中了奖似的。那时候，城里刚刚流行体育彩票摸奖，在城郊的某条路上摆着的一排桑塔纳轿车是一等奖，特等奖是三十万元现金，二等奖就是冰箱和彩电了，三等奖数量特别多，一次性照相机和电吹风等，小奖则是洗衣粉。人们蜂拥而至，几乎要将那条路踩离这个地球似的。赵眉毛也去摸奖了。结果摸来一箱洗衣粉。她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摸到了一等奖。女人站在桑塔纳轿车前幸福得快要发疯了，销售人员给她戴上了大红花。喇叭里大声喊着：“又一个一等奖出现了。”人们流着口水，目光里满是嫉妒。这好像跟潮水一样，每次台上出现一个一等奖，台下的人就会掏光口袋。一波又一波，就把赵眉毛的存折掏空了。她第一天抱回一箱洗衣粉，第二天摸到了一只一次性的照相机。第三天她再去摸奖的时候，一口气买了一蛇皮袋彩票。这些2元一张的彩票里，可能就有一辆桑塔纳轿车。她离开人群，在一棵元宝树下，兴奋而又激动地刮着彩票。刮一张丢一张。当她刮到只剩下一张时，全身都颤抖起来了。除了几张中了小奖之外，一无所获。她哭了。手里的最后那张彩票被风吹走了。她沮丧地走着。当她走了一段路的时候，听到喇叭里说道：“真是太幸运了，有人捡到了一张彩票，居然中了一辆桑塔纳。”她疯狂地奔向领奖台，大声地说道：“这是我掉的彩票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”她声嘶力竭，但是没

人理她。因为昨天也有人捡到了一辆桑塔纳。她痛哭流涕，始终认为被风吹走的那张彩票就是一辆桑塔纳。

她生病了。楼道里时常可以听到她男人的喃喃自语：“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。”关于赵眉毛的话题从家暴转换到了买彩票将积蓄买光，她显然属于败家娘们。事实上，像赵眉毛这样的人并不少。当销售彩票活动结束的时候，至少有一个人疯了，一个人自杀了。赵眉毛躺了一周之后就起床了。只是她的声音变弱了，眉毛也更加稀疏了。有一天，这幢楼里的人们看到赵眉毛和她男人站在河边。男人站得笔直，赵眉毛却摇摇晃晃，好像是在荡秋千。

她怀疑父亲的脸是不是有两张皮，就像马戏团的演员稍稍几笔就可以成为一个典型的小丑，他在家的时候按上一张痛苦的皮，在锅炉旁边换上一张快乐的皮。那年她也许只有八岁，或者九岁。为了揭开怀疑，获得真相，她曾经与父亲有过一次对话。他们站在离锅炉房不远的一块空地上，几棵卑贱的狗尾巴草被她踩在了脚下，但一场雨后它们便会重新复活。用不着担心它们。煤堆高过了他们并且呈包围态势，这样他们显得远离了或者隔绝了外面的世界一样。她将成绩单递给了父亲。父亲看了之后，一层煤灰掉了下来，他的脸霎时亮了。

“你有几张脸？”她像个大人似的背着双手问。

父亲望了望煤堆与高耸的锅炉，低头说：“一张。”

她踢了一块离群的煤，歪着头说：“我知道你骗我的，你有两张脸。你脸上戴着一个面具。”她喜欢“面具”这个词。在他们班上，有个同学有一天拿来了一个面具，那是一个京剧脸谱。他戴上面具，吸引了众多的同学。他们围着他叽叽喳喳，好像他是个神奇的人。她突然有了一种渴望，希望那个面具戴在自己脸上。放学后，她跟踪戴面具的同学，记住了他家的位置。她牢牢地记住了他家的门是白色的。白色的门是很稀奇的。她见过的门都是红色的，或者黄色的，防盗门刚刚在市面上流行，校长室的门刚刚换过，是

一扇防盗门。她听老师们私下议论，为什么总务室不换防盗门，而非得给校长室换上防盗门呢？她专门摸了防盗门，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。白色的门给了她许多想象。直到一年之后，她才发现那其实就是一扇普通的木门，白色是贴在门上的一层膜。

父亲缩了缩身子说：“每个人都只有一张脸。”

她不依不饶地说：“不，你一定有两张脸。”

那一刻，愉悦脱脸而去。阳光把父亲的影子投在了煤堆上。父亲低下了头喃喃自语：“两张脸，两张脸。”

“哦！”她惊呼起来，把父亲吓了一跳。她像着了魔似的狂奔。她甚至听到了风声，像吹着奇怪的口哨，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。她终于站在了一个煤堆上，双手叉腰，俯视着那间锅炉房。她是胜利者。她那时候觉得轻而易举地把父亲问倒了。其实这个问题折磨她很久了。现在，就像拔掉脚心上的一根刺一样。她昂头挺胸地过了一段日子。

在她的记忆里，这样的日子少之又少。她把心情写在脸上，也写在了通往锅炉房的路上。她不再害怕孩子们的偷袭了，他们哪怕就是拿着喇叭喊“武大郎”，她都不在乎了。尤其是当她看到楼里的孩子因淘气被他们的父亲提起，用鸡毛掸子打他们的屁股蛋时，她大摇大摆地敲门，然后看着因痛而哭得哽咽的孩子与愕然的大人，她笑了一声，然后走了。哭声便也停止了。她乐此不疲，好像是上天派来的拯救者。

小胖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他全身上下就肚子肥，好像全身的肉都流到肚子上去了。他走路的时候有些吃力，会不停地喘气。但是他很调皮，至少在这幢楼里的人们看来，他天生就是一个捣蛋鬼。他在楼道里撒尿，有一次他居然站在窗口撒尿。一个新烫了头发的女人咬牙切齿地找上门来，结果小胖被他父亲按在了地上，他发誓要打死他，他说小胖的脑子坏掉了，所以才会这么胖。小胖杀猪般地嚎叫，声音响彻这整一幢楼。小胖的父亲那天肯定